

佛国 寻踪

——南川金佛山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FO GUO XUN ZONG

NANCHUAN JINFOSHAN FOJIAO YIZHI BEITAJILU

道坚法师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佛国寻踪

——南川金佛山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FO GUO XUN ZONG

NANCHUAN JINFO SHAN FOJIAO YIZHI BEI TAJILU

道坚法师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正强
责任校对:高庆梅
封面设计:重庆市远大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国寻踪:南川金佛山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 道坚
法师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614-7042-8

I. ①佛… II. ①道… III. ①佛教—宗教建筑—文化
遗址—南川区②碑刻—拓片—南川区—图集 IV.
①K878.6②K87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3891 号

书名 佛国寻踪——南川金佛山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著 者	道坚法师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042-8
印 刷	重庆市远大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mm×210 mm
印 张	10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华岩文丛缘起

中国佛教有三个优良传统，一是农禅并重，二是注重学术研究，三是注重国际友好交流。这三个传统是中国佛教徒在两千年从事佛教事业的活动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后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注重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事业，是佛教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以士大夫为首的一些佛教徒的重视，刻苦钻研佛教的教义理论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在佛教界内部，一大批有学识、有思想、有独立创见的僧人在不断地研讨佛教教义，或翻译著述，或讲经说法。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繁荣，就不会出现隋唐佛教民族化的宗派，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对佛教学术文化有卓越贡献的道安法师、慧远法师、宗密法师以及各个宗派的创始人，如天台宗智者大师、华严宗法藏法师、律宗的道宣法师、法相宗的玄奘法师等都是热心于佛教学术的中国文化巨人。禅宗被佛教史认为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宗派，但是就是这个派别的祖师造出的语录和文字最多。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热爱佛教事业的先辈，才使佛教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才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全面影响，最终与儒家和道教鼎立而三，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巴渝地区的佛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兼之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范围，两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发展迅速，与水路

联系紧密的重庆地区，自然受到这一佛教发展形势的影响。隋唐时代是整个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巴渝佛教也在这时有了大的变化。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过贡献的僧人如玄奘大师、马祖道一等人也都来过重庆。玄奘取道重庆到湖北荆州。马祖在渝州从圆律师受戒。巴渝佛教石刻艺术发达，以大足地区为中心的佛教造像，成为重庆佛教的最重要特征，并为以后的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足石刻是巴渝佛教徒自己设计和雕造的佛像，不仅多达数万尊，而且技法成熟，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代，民间流传“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说法，“峨眉”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西蜀佛教的重镇。“宝顶”是大足宝顶山石刻，被誉为川东明珠。明末清初，破山海明从浙江天童寺回重庆以后，在梁平双桂堂高树法幢，巴渝佛教开始出现新的气象，进而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影响。近现代，重庆佛教一直活跃在中国佛教界，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因受抗日战争的影响，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大批高僧在重庆引领了全国的佛教事业。1997年，原来属于四川的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现在，重庆佛教已经在全国佛教界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具有丰富资源的重庆佛教，本应该是学者能够充分利用的资粮，但是到现在为止，严格地说，我们对重庆佛教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气候。从2005年重庆佛教文化节期间举行的“华岩佛教文化论坛”学者提交的文章可以看出，只有少数几篇文章是谈论重庆佛教的。而且谈论的重点还是当代的佛教，重庆古代佛教基本上没有涉及。虽然大足石刻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研究大足佛教时，联系重庆佛教的历史与艺术，写出不少的文章与专著，但是这些文章的成果主要是集中在佛教艺术与石窟研究的领域，对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思想，以及人物等研究，还没有全部展开。与当今全国每年都有数千篇研究文章发表，数百本佛教专著出版的形势相比，对重庆佛教的研究成果真可谓寥若晨星，这与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

一个人口大市的情况是不相称的，应该尽快改观。

研究重庆佛教的意义在于，首先，重庆是我国地域大、人口多的城市之一，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佛教肯定在这一地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研究重庆佛教，就是想说明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展现重庆佛教的风采，为重庆佛教在历史和当今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为重庆佛教在中国佛教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作一个说明。其次，重庆佛教的内涵丰富，资源众多，研究重庆佛教，是研究重庆地方文化现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重庆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重庆的佛教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充分挖掘重庆佛教的特点，不仅为过去，也为现在与未来的重庆佛教发展，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再次，研究重庆佛教是促进重庆的经济与旅游，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的最好途径之一，重庆佛教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像双桂堂、华岩寺、汉藏教理院等都是对中国佛教做出贡献的重要寺院，在佛教史上也值得浓重写上一笔。整理这些寺庙的历史与文化，发掘它们的内涵，不仅可以直接为重庆发展做贡献，而且也可以推动佛教界自身的进步，开拓双赢的局面。最后，研究重庆佛教是重庆佛教界自身发展的需要。重庆有众多的佛教徒，通过研究重庆佛教，让重庆的佛教徒了解重庆佛教的贡献，促使他们更加关心和热爱重庆佛教，为重庆佛教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重庆华岩寺，因寺南侧有一华岩洞而得名。民间传说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故称华岩，或曰清初僧人圣可挂锡于此，夜梦五色莲花大如车轮，因有华岩之名。明清两代历有修建。华岩寺岩高百丈，形状如笏，雄伟壮观。环寺岗峦起伏，群山绵延，又有天池夜月、曲水流霞、万岭松涛等八景。全寺由大老山的大雄宝殿、接引殿和华岩洞三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近万平方米，寺院

占地 70 余亩，有房 300 余间。殿阁巍峨，山水依傍，茂林修竹，泉水潺潺，被誉为巴山灵境、川东第一名刹，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里留存清人圣可、龚晴皋及赵熙等人题写的匾额和碑石多块。

华岩寺自创建以后，一直把办文化教育事业作为寺院的主要任务之一。开山祖师圣可大师，受乃师破山海明的影响，重视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建设。^① 他曾经撰写了《禅林宝训顺珠》一书，以宋宗杲、竹庵所编《禅林宝训》为蓝本，对其顺珠填墨，进行知识性与思想性的疏释，以之作为当时僧伽教育的教材，援易儒道以正面开示禅道，强调长老、住持以至学道僧人以悟道修德为大体和根本。圣可认为，丛林乃悟道修德之所。“同建法化，互相酬唱，令法久住”，“共同建立法幢，兴隆教化。或抑或扬，互相酬唱。令诸佛法，久住世间”。丛林乃薰化圣凡之场。“所谓丛林者，是何说也？乃是陶铸凡愚，以成圣哲。抚养鞠育人才美器之地。教令法化，咸由兹出。”僧才的使命乃“克绍洪规，如当家种草”。德玉释之曰：“种草言继业。好人为好种草，犹好田出好种草也。”“能续大法洪规，为担当佛祖家业的好种草。”此乃昌盛门庭、丕振僧教之肯綮。对丛林僧才的遴选，圣可诠释说：“罗致收拾东西南北英灵俊秀衲子，随顺其器具量度，或浅或深，并才力性情，有能无能，开发而选用之。”广揽四方英俊衲子，开发以行道。关于教化的对象，他指出“凡一切人之性情，本无一定可守，随人教化而改移”。所谓“衲子无贤愚，在宗师诱致”。关于丛林教学方法，他说“道尊然后人知敬学”，教人“时时刻刻，以戒忍为墙篱，定慧为甲冑，常自防卫”。以“感动于人”、“感服于人”、“衲子无贤愚，在宗师诱致”，因材施教、观机说法。《顺珠》非常注重悟道修德的首要地位。“道德乃丛林之

^① 圣可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取自刘泽亮教授《〈禅林宝训顺珠〉与现代僧伽教育》一文，载《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重庆华岩寺，2005 年 12 月。

本，衲子乃道德之本。”“空无作无相之道，布施爱语利同之德，乃丛林之根本。英人哲士，又乃道德之根本。”“丛林保护衲子，衲子保护道德，两相保也。主法人詎可无三脱、四摄之道德耶？无则丛林必废无疑矣。”《顺珠》对悟道修德的谆谆劝导，仍然对现代丛林培育僧德、僧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现代丛林教育中，应当成为现代僧人涵养德性、磨砺人格的龟鉴，可以成为现代僧人日弦夜诵、精进励行的范本。

圣可圆寂 200 年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民国时期，华岩寺经过了不少磨难，到了觉初和尚任方丈的时候，寺院开始有了起色。觉初和尚是一位致力于推动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僧人。他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因念世乱将兴，人生虚幻，遂入佛门。觉初研精教律，兼修禅观，慨佛法凌夷，僧徒失学，昏歧无灯，曾经在成都文殊院创办佛教小学。又东渡日本，考察佛教。他被推任华岩寺方丈后，先后八年传戒七期，倡议发起创办汉藏教理院，办川东联合佛教会，创川东联合佛教中学部，为失学的青年僧人提供扫盲教育。觉初和尚将一生的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教育之中，认为教育不力，佛教不兴，所以他不仅办教育，而且还做文化。当时在寺庙里面设立了刻经处，雕版刻经，印刷流通，华岩寺的刻经享誉西南地区。可惜的是，觉初和尚因操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了尘世。

觉初办佛教教育与文化的遗志是由宗镜来完成的。宗镜大和尚曾在宁波观宗法社从谛闲和尚学习天台教义，又应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之聘，教养学僧。1932 年，原设在报恩寺的川东佛教联合中学部，迁移华岩寺，改组天台教理院，宗镜曾经在教理院任教授。1935 年 8 月，宗镜被推任华岩、报恩两寺住持，极力求教理院之发展，1937 年将教理院改为华岩寺佛学院，^① 还得到了著名学者王恩洋先生的支持。宗镜礼请王恩洋先生来寺讲经，

① 《华岩寺志》卷二“新修佛学院讲堂记”，重庆华岩寺本，第 26 页。

“商将本寺佛教小学堂扩充，改办佛学院，敦聘大德讲授，更辅以本寺诸师和合共事，敢信其必有成也”。认为“以丛林之基础，建法王之胜幢，五年十年，乃至百年，务期学风淳厚，教义丕扬”。^① 所以宗镜和尚主寺以后，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力提僧纲，严肃威仪。二是创办了华岩佛学院。华岩寺得以中兴。人称：“故华岩自圣可师开山后，丈席之任代有薪传，至宗镜上人来寺住持，革故鼎新，振聋发聩，肃僧纲严，戒律宗风为之一振。复建立佛学院，显扬圣教，利益有情，时人号中兴焉。”^② 自宗镜大和尚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华岩寺再度迎来了黄金时期。1993年，华岩寺住持心月法师组建了三年制中专僧伽学校。1995年，重庆佛学院由罗汉寺迁入华岩寺，与僧伽学校合并，是年9月1日，正式命名为“重庆佛学院”。惟贤法师与心月法师分别任正、副院长。2004年12月，重庆佛学院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成为西南地区一所高级佛学院。惟贤法师任院长，道坚法师任副院长。2005年5月，重庆佛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授牌仪式。重庆佛学院以“戒、定、慧”三学为纲，以“智、行、悲、愿”为院训，坚持“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管理科学化”的办学方针，旨在培养爱国爱教、弘法利生、解行并重、德才兼备的现代僧才。该院的学制为：预科二年制；本科二年制。现有法师、讲师总计32名，尼众法师13名，聘请社会其他大学兼职教授9名。现已毕业六届学僧，共计300多名，分赴各地寺院管理，或佛学院任教，各地佛教协会任职，更有不少优秀学员到北京等地继续求学深造，或到各地弘扬佛法。佛学院现有弘法楼、觉初图书馆，收藏各种书籍18000多册，建造了教师楼、学生宿舍等。重庆佛学院还于2005年12月

① 《华岩寺志》卷三“华岩佛学院缘起旨趣书”，重庆华岩寺本，第42页。

② 《华岩寺志·序》。

举办了以佛教教育为主题的“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学者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45 篇，收入《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

三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 21 世纪。新世纪的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事业，仍然是佛教界和学术界文化建设的重点，也是各个寺院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寺院将成为发展佛教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对佛教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工作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寺院经济的发达与佛教学术文化的发展呈一致的趋势。华岩寺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祖师大德前贤办教育与佛教文化的传统，为此倡议出版发行“华岩文丛”。这套丛书的落脚点在西南地区的佛教，重点是扶持重庆佛教文化与学术研究的事业，此外还兼顾其他与佛教内容有关的著作，最终形成出版多层次、内容广泛、有影响的佛教著作文丛。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宗教文明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别是作为社会道德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道德里的催人向善、热爱和平、反对暴力的基本价值观，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提倡与弘扬和发展的伦理思想。

“华岩文丛”的编纂与出版，是重庆佛教界的一件文化大事，我们热切希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关注重庆佛教，研究佛教的历史文化，研究当代佛教，并将你们的研究成果交给“文丛”发表，让重庆佛教的百花园散发芬芳，提升重庆佛教文化的品位。

是为记。

释道坚

于重庆华岩寺方丈室

2006 年 12 月 15 日

序

南川古属巴之枳县，南北朝时入巴县，唐置隆化县，旋避李隆基讳改为宾化县，宋复隆化名，隶南平军。元至正间置南川县，南川之名，延续至今。据《方輿汇编·重庆府风俗考》载：“南川县，《总志》：风俗朴野，服养简陋，冠婚相袭，尚鬼信巫。《县志》：俗俭民顽，山穷土瘠。”认为南川人民风俗纯朴简洁，不尚奢华，土地贫瘠，崇尚巫术鬼神之事。因为南川地处川黔交界地，先后有濮、僚、賨、苗等民族所居，自古民族矛盾突出，战乱频仍。如播州（今遵义）之乱，自唐宋元明清，时有讨伐，死伤无算。由于南川为川黔重要交通口岸，为历代军事要地，每逢战事，致使百姓遭殃，人民流离失所。如金佛山东之龙岩城，与合川钓鱼城齐名，为宋军重要守防，抗击蒙古军长达三十六年，最终让横扫欧亚无敌手的蒙古大汗蒙哥折鞭钓鱼城，蒙古国一分为三，为世界军事奇迹之一。然南川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境内民众，伤亡几绝。元明之交，先是明玉珍战重庆，后是朱元璋讨大夏国，兵荒马乱，人民死亡无数。明清交替，张献忠屠巴蜀，刚刚兴盛起来的南川，屋舍寺观文献，毁于一旦。清之苗族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白莲教传播等，屡发南川，为忠烈祠中增添无数孤魂野鬼。几经乱事，不仅南川一地，整个巴蜀地区人文受到重创，大量文献被焚毁，考诸史乘，明季以前，多史实难辨，深为可惜。

一、南川佛教史略

据文献所载，南川最早著名历史人物，当为对民族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尹珍（79—162）。尹珍字道真，跟随东汉经学大家许慎学习，回乡办学，在南川留下了尹公致学的美誉。民间尚有东汉徐庶在金佛山修道的传说，然无文献资料可佐证。可以推测，金佛山也经历了由道转佛的历程。

佛教何时传入南川，史家说法不一。《方輿汇编·重庆府祠庙考》载：“南川县普泽寺，汉建。”此认为普泽寺为汉代所建。咸丰《南川县志》卷一《古迹》载：“飞云阁，《通志》：在县北普泽寺内，宋建。《旧志》：南川县普泽寺有飞云、万卷、衍庆、凝香四楼。”《县志》称普泽寺为宋代开创。但重庆佛教传入较早，如开县大觉寺，忠州大成寺、龙兴寺，江津妙胜寺等，均为汉代所建，丰都等地发掘的汉墓发现有大量佛教遗存。南川地处交通要道，文化繁荣，山上徐庶修道，下有尹珍传经，以此推测，普泽寺当为汉代所创。

南川多汉代遗风，如咸丰《南川县志》卷一《古迹》载：“西心坎崖上隶书，《通志》：心坎崖上有隶书云：太初二年三月十六日，二二十余字，多残缺不可读，在溱溪寨路。旧志同。”

咸丰《南川县志》卷一《古迹》载：“吹角坝古摩崖，《通志》：吹角坝溱州堡有古磨岩碑，风雨剥蚀，苔藓侵蚀，惟识建安二字，余不可辨。旧志同。”“建安”为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年至220年。虽不知汉刻之内容，然可知汉代南川人文胜景之象，不异于他处。

咸丰《南川县志》卷一《古迹》载：“铜钵，治西金竹寺，五十里，明时建，寺外众山环列，康熙间改建，土中掘铜器一枚，大如盒盎内篆文一行，不知何代物也。”金竹寺为南川最大佛寺，曾为僧会司所在地。据志所载，铜钵有铭文，汉代多出此

类文物。故疑为汉代及三国时物。

南川及綦江县志均载有《白鹤寺钟碑》云：“《通志》：钟记，字虽磨灭尚余一二可识，曰‘白鹤寺钟处士彭城刘欣撰’。旧志同。”白鹤寺创建年代不详。彭城为江苏徐州地，刘邦故里。考诸史乘，多有刘欣之名，如汉哀帝刘欣。此称彭城处士，当是刘邦后裔，应为汉以后人物。县志载南川有“吹角坝姜维碑”，为三国时期遗物。

两晋南北朝隋代，近400年间，南川未见佛教人文记载传之于世，拟候来者补订。到了唐代开元年间，南州刺史唐虞景信仰佛教，并在南州推行佛化政策，造石刻佛像。咸丰《南川县志》卷一《古迹》载：“南州石像颂。《通志》：南州镇下三里岩上有石佛像，近有碑出于下，云‘南州城门石岸石像颂并序，司法参军员外郎置司正靳豫撰’，乃开元十八年十二月丙戌中，大夫使持节南州诸军事守南州刺史上柱国普昌唐虞景所造卢舍那石像也。旧志同。”此时普州、昌州、开州等地，造像之风盛行，佛教兴盛，臻于巅峰。

唐代金佛山应为名山胜景。《金佛山的传说》中称，有采药山民，见山中金佛而疾病立痊，于是发心修建寺院，名为金佛寺。传说中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修复古寺，只提到前朝曾经有寺，后人再次复建。我曾上金佛山，亲自查看了金佛寺的一块残破记事碑，有“唐金佛寺小引”句，说明此寺本唐代修复，创寺无可考。至少说明，金佛山在唐代已经由道家宫观转型为佛门寺宇。

宋代之南川佛教，因五代战乱有所损伤，由唐代恢宏大气转为崇尚巫术的特色。《方輿汇编·重庆府古迹考》载：“老龙洞，在县东。宋时宫中灾，帝梦龙绕内殿。问其名，答曰吾重庆府南川县四十八渡老龙王也。因敕封四十八渡金角老龙王。明万历年间，复至南京救火，加封普济洞行雨得道金角老龙王。古碑尚

存。”《南川县志》记其事，有老龙王化为老叟，教诵经之法，所诵谓佛经也。此事应析为南川佛教信仰之巫术化，并多有灵验，为朝野所推崇。

南川虽然地处内陆，然生活富有，人文发达，为时人所重。如《虚堂和尚语录》卷二：“僧云：‘人人有个生缘，如何是学人生缘？’师云：‘懒向人前拔茄树，要去南川作化主。’僧礼拜。”虚堂名智愚，在湖州道场山运庵岩而契悟，出世于嘉兴府兴圣禅寺，时宋理宗绍定二年也。宝祐六年敕领育王山三年，景定五年有诏使住净慈。衲子云集，堂宇不能容，半居堂外。理宗崩，召师使对灵普说，两宫赉赐优渥，度宗咸淳三年迁径山，六年，寿八十五寂。宋代虚堂和尚所提到的南川，如果说是重庆南川，当知宋代南川在佛教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元代朝廷崇尚喇嘛教，重庆地区因人口损失严重，加之元朝实施民族歧视政策，生产恢复缓慢。虽有重庆缙云山金碧峰禅师，曾在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及帝都影响很大，但之于重庆本土，佛教未待全境兴盛。到了明代，朱洪武为僧侣出身，重视休养生息，人民生活富裕。南川一地佛教，由此大盛，寺院大多建于明代成化、正德、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约102所，其中较著名的有金佛山金佛寺、铁瓦寺、凤凰寺、莲花寺，兴隆镇的金竹寺（白净寺），隆化镇的普泽寺、东城东胜的报恩寺和高桥的铁佛寺、文凤的万寿寺和华耳寺，北固的明月寺，岭坝的宝象寺，鸣玉镇的安山寺，石溪乡的清凉寺，干丰乡的华藏寺等48所。

明代最为著名的，是金佛山云庵和尚，其弟子为达州白马寺仪峰方象禅师。《径石滴乳集》卷四载：“白马寺仪峰方象禅师，达州罗氏子。参金佛山云庵和尚。令看如何是鬼神觑不破之机，三年有省，出峡遍谒知识，结茅双溪。一日午炊，闻甑中作声，忽大悟。”《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载：“仪峰方象，夔州人，参

金庵，依遍融释疑。”此地净云庵和尚称“金庵”，可能与云庵和尚住持金佛山金佛寺有关。《五灯会元续略》卷二、《五灯严统卷》十六、《五灯全书》卷一百二十、《续灯正统》卷四十二、《续灯正统》卷十二、《正源略集》卷八、《锦江禅灯录》卷九等均有仪峰禅师传记，都称参“云庵和尚”。可见云庵和尚也是一代法门宗匠。为什么仪峰禅师离开金佛山呢？为了更好地教育弟子，云庵禅师把弟子仪峰禅师交给他的好朋友不二际禅师，不二际禅师当时被朝廷封为国师，并赐以紫衣。《径石滴乳集》卷四称，与仪峰方象同门有太原府台山妙峰福登禅师，神宗赐紫，封为真佛子；黄州白虎山兴善寺一然如幻禅师等。《径石滴乳集》卷一称方象为佛崖际禅师法嗣，为径山下十三世。佛崖际禅师即不二际国师。我在金佛山金佛寺见有残石上有“皇楼下群民皈依”之句，可见云庵大师于皇家也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受到过一定的封赏，否则在金佛寺也不能有皇楼之称谓。

从仪峰禅师的禅学中，我们可以探究云庵祖师的禅法。《宗统编年》卷三十载：“祥符荫曰：白马象禅师，真参力究，密证宗乘，秘重大法，不以禅师自居。神庙时莲居开禅期，皋亭永庆辟枯木堂。仪丰闻谷二大师，实以禅摄讲净，而不滞理致，不堕名言者也。”仪丰也作仪峰，白马象即白马寺仪峰方象禅师。禅师功成而弗居，如云庵禅师足不出金佛山同。师禅净讲律皆通，可谓佛门通才。文中所言闻谷，即闻谷广印（1566—1636），曾参礼西蜀之仪峰及无幻等，开径山法派破山老祖曾参学广印。广印传元贤（1578—1657）、道霈（1615—1702）等，授以念佛毕竟成佛之理。如此，流行于江浙的径山法脉，和盛行于台湾福建一带的鼓山法系，均与金佛山云庵祖师的教育有关。

明末战乱，南川佛教受到较大影响。《清史稿·列传一百十三》之《阿尔泰传》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间，以副榜贡生授宗人府笔帖式。乾隆中，屡迁至山东巡

抚。……抵夔州，护其倾欹，补其缺落，兼葺大渡河泸定桥；水道自万县入湖广境，凿治险滩凡一百有奇。议以牧厂余地招佃为田。议置义仓，捐谷千余石以倡。议开南川金佛山磺矿。议筑都江大堰。议松潘、杂谷、打箭炉三□置仓储麦稞，备边储。”文中提到金佛山磺矿，现遗址尚存。金佛山多石灰石、煤炭、铁矿、磺矿等，清代明文记载大量开采，甚至在县志中有金佛山矿工因工资纠纷闹事的记载。金佛山多山洞溶岩，又是产硝之地。矿业发达，商贸业随之而兴，人民生活相对富足，佛教事业因而兴盛起来。

金佛山一系禅法，自明末后，为破山法系。《华岩不厌乐禅师语录》卷三有《金佛山击竹明谭传法偈》，偈云：“即心即佛莫忘怀，二六时恒忆大梅。珍重一朝梅子熟，非心非佛骂吾侪。”此非心非佛，即心即佛，乃马祖道一禅师公案，梅子熟代表学人机缘成熟之时。金佛山多方竹，古有香严击竹悟道之公案，此击竹或为寺，或为地名。与不厌乐禅师同时，有贵州佛教的开创者，破山禅法传承者敏树如相禅师也在金佛山传法，其语录中有《付击竹道赞禅人》偈：“妙体圆明离诸行，本来真性亦清静。今将此个平常心，继汝流传佛祖命。”敏树相禅师传法后，游历金佛山，见风景如画，作诗一首，名《游南川金佛山》：“古佛当年应迹来，南川瑞霭曙光开。奇峰一带冲霄汉，锦水千寻涌翠堆。峭壁霞妆金世界，层峦雾拥玉楼台。惟闻树鸟清歌咏，寂寂钟声醒客怀。”

民国时期，南川佛教几近衰微，金佛山佛寺多成废墟。金佛山西坡上牵牛坪，有古寺名凤凰寺，为明代古寺，民国时华岩寺僧焕然大师复建，寺前有八卦杉林，寺下有泉，泉中有鲛，寺后有千年寒泉，慰为大观。药池坝有古佛洞，为高原第一洞，可容数十万人，洞中有石佛，天然所成，极为难得。洞外有寺，为华岩寺僧性圆大师（又名断瓜和尚）所建。

民国十五年（1926），僧大开、僧尚先等于普泽寺成立南川佛教会。三十二年（1943），静虚法师自重庆到万盛同善堂，成立念佛联社。三十三年（1944）二月，释海林等于普泽寺召开诸山代表大会，到会僧众 30 余人通过《南川县佛教协会会章》，规定以“联合全体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扬佛法、利益群生”为宗旨。同年，静虚法师离开南川后，释名浩、僧果方、僧宽仁等发展居士 200 余人。次年，释名浩、僧超会、僧果方等在南平镇设佛教会。三十五年（1946），僧宽仁在保尚寺设佛堂，发展居士 300 余人；释江妙法师在县城九重寺设立佛堂，发展居士 200 余人。

1952 年，全县有佛教寺院 35 座，和尚 60 人、尼姑 30 人，1953 年起，不少僧尼先后还俗，至 1955 年有和尚 37 人、尼姑 13 人。至 1984 年仅有和尚王宽恕 1 人居金佛山凤凰寺，但已不烧香拜佛，而以卖草药为业，1985 年 7 月南川最后一名僧人王宽恕病故。全县寺庙多已荡然无存。80 年代末，南川佛教渐兴，现已有八处佛教场所，并正在着手恢复金佛山燃灯古佛道场。

二、南川佛教名胜考

南川佛教名胜，诸山之中，以金佛山为尊。金佛山，曾名九递山。明代因金佛寺之名，山亦名之。到了清代，九递山与金佛山同时出现在文献中。如咸丰《南川县志》卷二《山川》载：“九递山，《通志》：在治东。《舆地纪胜》：在废隆化县东六十里。高广莫测，绝壁如银，人俟昏明以候晴雨，上有水潴为洞，高广百尺，左右石台有两泉，温冷靡常，池上各蟠石龙，初非镌刻，洞亦龙名焉。”此是从金佛山东上而名。又载：“金佛山，治东百里许，背黔面蜀，横亘东南，四面峭壁如铸，凡数层，最高曰清凉顶，尤人迹罕到，其分文劈流，则东有龙岩城，西有佛头台，北有香炉峰，莫不天矫奇离，各具辞，楼下殿之，势自此或起或